

<<青白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青白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5878973

10位ISBN编号：7805878978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敦煌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马步升

页数：32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青白盐>>

内容概要

四个家族四代人，恩爱情仇，悲欢离合，百年风云，升降沉浮，主子奴才轮流坐庄；野心勃勃的男人，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女人，把各自的灵魂和裸体在人生的屠宰场上尽情呈现。金钱与道义，肉欲与爱情，献身与背叛，阴谋与阳光，飞升与沉沦，希望与绝望，商场，官场，情场，名利场，场场都是金瓶之色红楼之情，场场都是江湖玄机快意恩仇，回望孽海深处，满眼都是一地落红。

一部《青白盐》，一个大舞台，青白是盐的颜色，或青或白，是男人抛给女人的眼色，清白是女人的底色，而盐是女人在男人身上品尝出来的味道。

<<青白盐>>

章节摘录

一八九九年正月十五傍晚，我家老太爷马正天这个二杆子货，带着八百名脚户突然包围了陇东府衙，一片声叫喊知府铁徒手出来回话。

知府衙门大门紧闭，三排兵勇石头样站立，一排背门面街，手持火枪，黑洞洞的枪口没有指向人，也没指向天，指向比人高一点，比天低一点的地方，另两排分列两旁，挎刀的一手紧握刀把，持矛的矛尖朝天。

红灯笼从府衙大门挂起，每隔三尺一盏，一路挂出府衙街，挂满了西峰镇的大街小巷。

西峰人有个久远的传统，年是节，年是关，过节如过关，富人过年，穷人过难，喜庆中有着艰难。

富人也一样，人来客去，熙熙攘攘，一个年过下来，累垮了。

到了正月十五，才是一心不操，赏着灯儿，吃着元宵，识文断字的人儿，喝着小酒，制几个谜儿，猜几个谜儿，对对子，行酒令，琴棋书画，吁嗟呜呼，把积攒了一年的斯文，在这一夜，尽数排遣了去。

过了这一夜，年算是过完了，该干啥干啥去，新的一年开始了。

可是，这一个元宵夜，西峰镇只见张灯结彩，不见仕女如云，高门大户，灯笼依然红火，大门却是紧闭的，柴门矮屋，灯笼也是挂着的，透过红纸而出的灯光却是清冷冷的。

围了府衙的脚户闹嚷了半天，里面不见动静，夜色渐渐浓了，扫帚风渐渐猛了，一股子过来，扫走一层街皮。

寒风吹动灯笼，缩在纸里的一苗灯火，晃晃悠悠，映得灯笼下的人，脸色恍惚，人影虚飘，有了牛头马面的气象。

脚户们身上冷了，把手中的扁担抱在怀里，把腰里的羊毛带子煞煞紧了，又把双手交叉拢在袖子里，还是挡不了寒风，那叫喊声便少了刚来时的雄浑和刚劲，一声声喊出去，像是夜半叫魂，尖利而虚弱。

脚户老大邱十八转过身去，对马正天说：“马爷，你看……”“不急，再等等。”

马正天眼望高天，嘴里噙着的黄铜旱烟锅朝天杵着，好似他的抽烟与天有关一般。

“马爷，劲可鼓不可泄，弟兄们底儿有些漏了，我怕……”，说话的是脚户老二牛不从。

马正天晒笑笑说：“把这算个毳毛，看我的！”

在这如火如荼的紧要关口，铁徒手家那个风情万种的名叫泡泡的丫鬟，后来成为马正天二姨太的我家老太太，正婉转在床养病。

据安泰堂郎中向惠中先生说，她这是少女怀春。

马正天要做一场事了。

这场事与马氏家族的兴衰沉浮有关。

称马正天为二杆子货的人是我的爷爷，也就是马正天的儿子马登月。

我已经能听懂人话时，马登月还没有死，我还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，咩咩地叫着爷爷。

说起来，马登月的年龄并不算大，他就是他爹带着脚户闹事的这个冬天，由铁知府家的丫鬟，那个名叫泡泡的、风情万种的十六岁少女生下来的儿子。

也就是说，我能听懂人话时，他也不过七十郎当岁。

不过，他在那个时代还可磕磕绊绊人人鬼鬼地活着，本身就是一大奇迹，不说他的先辈做过什么事了，也不说他先前做过什么事了，别人说白话已经超过一个甲子了，他还在摇头晃脑说古文，别人辫子剪掉也已经满一个甲子了，他仍拖着满清的大辫子，在铺天盖地的红旗下和波涛喧天的语录诵读声中，摇着辫子，说着古话。

有一天午后，我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进了我家祠堂，他指着墙上一个和他同样拖着辫子的画像说：

“这就是你老太爷，一个二杆子货！”

咱家的家业就是在他手上走下坡路的。

我看了看那幅画像，便把头偏向一边。

那时候，我把印在书上的，画在墙上的，塑在路边上的空地上的人物，一律称做娃娃。

娃娃弄的好不好看，我有我的审美标准。

<<青白盐>>

我对马正天没有兴趣。

我把目光移到了马正天身边的一个女人那里。

那个女人生的不错，脸儿圆圆的，眉儿弯弯的，唇儿薄薄的，奶儿翘翘的，我说，这个娃娃好看。

马登月伸手拍了我脖子一巴掌说，挨毬货，胡说个啥？

那是你老太太！

马登月和别人说话时，说的都是古话，和我说话时，说的都是脏话酸话荤话混帐话，一张口就要往人的下三路奔。

我喜欢听这种话，它与我的身体接近。

马登月强调说，你老太太是知府家丫鬟，一个大人物跟另一个大人物家的丫鬟最终睡到了一个炕上，可见你老太爷是个不学好的，收不住自家毬杆子的货！

听了这话，我嘿嘿一笑。

这是冷笑。

我想起了奶奶经常骂马登月的一句话：你们马家的男人没有个好东西，都是些上面管不住嘴头子，下面管不住毬头子的货！

他以漠然的表情对我的笑表示了高度地莫名其妙，突然，转过身来，弯下腰去，一把抓住我的小牛牛，说你长这个东西是干啥的，我老老实实说，是尿尿的。

他狞笑一声说，还能尿娃娃呢，你就是你爹从这里尿出来的。

我嘿嘿一笑，不说话。

我在嘿嘿笑时，差不多都表示否定，可是，马登月不懂我的语言，以为我同意他的观点呢。

这简直是在拿屁股说嘴的话嘛，再小的娃娃也比再大的牛牛大，牛牛里还能尿出娃娃来？

这种暗无天日的淡毬话听听还可，争论起来没啥意思，我便把目光移向别处，不理他。

我一眼瞥见那个叫马正天的娃娃，腰里别的那杆烟锅有些意思，我主动和马登月和好了，我拉着他的手，亲切地说：爷爷，这个烟锅好玩。

马登月的兴致又让我调动起来了，他兴奋地说，说起来，你老太爷真算个人物哩，能文能武，这杆烟锅是他的如意兵器，多少强人好汉见了他的烟锅，尿都夹不住的。

他见我眼神迷惘，便从腰里抽出自己的烟锅，在我的头上一敲，他说，这样，脑子就像稀屎冒出来了。

我摸了一把我的头，完好无损，只是稍有点疼，便认定他又在说暗无天日的淡毬话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